

四川通志

卷首之十七

宸章五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

三

詠廓

爾作一字讀

喀所進貝葉經用乙卯詠貝葉經詩韻

歸誠息戰賅親裁廓

爾

喀歸誠息戰賅

前歲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命

大兵將至遂往討彼一聞大兵將至遂即遠遁繼又悉

等阻不以聞伸因治慶林等阻不以聞之罪於是廓爾

順矣爰以錦函即願歸誠降順爰以錦函進葵表先之貝

遠信使昨年初別部隔遙遠信使昨年始到來廓爾喀乃厄訥

特可克痕都斯坦之別部距京師將二萬里自去歲夏
初鄂輝等具奏廓爾喀情願歸順降旨允其入覲今彼
所遣大頭人巴拉叭都爾喀哇因識一仁物可格似勝
斯等於歲內嘉平望閒始到京

千旅力爲摧番僧有目迷空霧

貝葉經出厄訥特可克
卽釋迦宣教本處衛藏

不多見也內府祇弄一部逮此而兩京師雖多衛藏喇
嘛僧然所識皆番字至厄訥特可克之梵字率不能識
非智慧聰明深解梵義者不能昔惟班禪厄爾德呢及
章嘉國師識之內府舊弄梵字無量壽經卽章嘉所檢
出者今閱貝葉經文與舊梵帙無聲演法雷却與舊藏
者同故知爲無量壽經也

成合璧三乘於是絜宗菱

四川總督孫士毅奏報雨水農務詩以誌慰

蜀中有熟無災報邇歲更欣逢屢綏冬雪旣稱遍各屬

春霖又復應時期

孫士毅於去臘奏報川省雪澤普霑茲又據奏省城自十二月十三十七

二十九三十及正月初二初三初十等日頻得霽雨入土深透現在麥苗長至尺許蠶豆次第結實其餘蔬菜

雜糧得此甘膏益俱茂麥苗盈尺菁蔥長

上聲豆顆登場

鼓鐃資雖曰時巡日勤政封章批慰益增寅

四川總督孫士毅奏報夏收分數詩以誌慰卽書賜之

西秦近報九分餘川蜀夏收又似諸

據孫士毅奏川省稻田甚多雖賴塘

堰灌漑究須雨澤滋培而山坡高地樹藝雜糧尤賴甘霖溥被今歲自春徂夏屢獲優霑兼復時雨應時邇來

二麥俱已收穫完竣成都重慶順慶敘州夔州潼川嘉定州邛州瀘州資州忠州達州七府六直隸州收成

均九分有餘龍安寧遠保寧綿州西陽敘永三府二直隸州一廳均有九分雅州石砭一府一廳八分有餘理

番一廳及茂州所屬八分統計通省麥收共九分有餘
等語川省與陝西境壤毗連昨秦承恩奏陝西麥收九
分有餘茲川省春禾一兩省比隣胥上稔萬民連歲慶
律豐穰覽奏益爲欣慰

安居雖云富矣難言教

既富而教夫子之訓固當遵也然有父母之責者苟不存父母

之心則不以爲獲利之區卽以爲立名之地如柳宗元
種樹之喻所言長人者好煩其令民輟饗殮以勞吏且
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蓋其弊有必至於是
者向批柳文曾詳著其義居今之時生齒日繁物價日
長兼之長吏鮮有能實心愛養斯民者幸而地方連獲
豐稔小民庶得平康若遽高言教化則其令更煩不誠
有若宗元所言非以愛之實以害之者乎孫祇曰幸哉
士毅爲督撫中之賢能者自能善體予意也
稍救虛方伯載咨體予意鞏謙戒滿漫驕如

四川總督保寧奏報秋收九分有餘詩以誌慰

全蜀年來歲號收山田易雨易為流

川省亦以多山故雨易而洩亦易常

無旱澇之虞

不愁旱亦無虞澇常獲夏還有稔秋九近十堪

上豐報

茲據保寧奏川省各屬收成九分有餘者八府五州一廳九分者一府二州一廳八分有餘者

一府二廳一州八分者一府一州七分有餘者一廳合計通省秋收共九分有餘洵稱上稔

民和番

免一餐憂內安外靖衣食足西顧惟深保泰謀

題廓爾喀貢刀六韻

藏地西隣廓爾喀第巴訛法訴難通

前年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予即意

駐藏大臣慶麟等必有經理不善之處隨命巴忠馳往確查實因噶布倫索諾木旺扎勒及第巴桑噶抑勒買賣私加稅額不勝苦累及彼欲納表進貢藉申屈抑而慶林等又不為轉奏以致釀成事端果不出予所料

因之侵擾冀呈信

其侵擾之意彼亦計及事不可已必別命大臣興師問罪而彼即可以藉

此申訴其罪固無可

遂與剖申即獻忠

予既廉得其實

巴桑噶及噶布倫索諾木旺扎勒等均行革退治罪並將慶林等分別降革彼即令大頭目十餘人來營悔罪並乞歸順投誠昨歲底遣使進貢於西苑門外瞻覲倍形恭謹蓋屈抑既申而誠悃即獻則其始實非有心侵

知犯可不戰屈人賴

天佑明刑弼教秉予公

初命鄂輝等帶兵追剿以次收復宗喀濟隴聶拉木等處彼已望風

遠遁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矣迨後願附編氓又實出

於至誠以向不隸屬之遠域偶爾蠢動轉獲歸心非

上蒼默佑何以得此然予將滋釁之人明正其罪

彼益畏懷兼至輪忱向化此亦公足服人之明效也

營奉表將臣奏京國貢刀使者充

其刀二以番錦為袂襦鐵錯龍頭一長四

天一長三尺鉅鋒犀利
匣衍既成詩以識之

水斲蛟龍薄析兕光連星斗氣

如虹柔退戢武吾本意保泰乾乾念不窮

四川總督鄂輝奏麥收九分詩以誌慰

年來蜀省屢綏報額慶黔黎何幸如是處夏秋兩收重

喜聞麴麥九分書

川省屢年以來夏秋雨熟民間蓋藏久裕本年春夏暘雨應時二麥極爲

茂茲據鄂輝奏成都重慶順慶敘州夔州嘉定潼川

七府並眉州瀘州邛州資州忠州五直隸州夏收九分

有餘達州西陽敘永二直隸州一廳亦有九分龍安保

寧寧遠雅州四府並綿州石砫一直隸州一廳皆八分

有餘理番一廳及汶川保縣亦有八分或七分不等率

算通省麥收實有九分等語該省當屢豐之後麥秋又

獲告稔民氣益覺寬

番疆久已奠而靖民氣自當愉以

舒覽奏倍深欣慰

舒披奏能無欣慰也却因戒滿益夔予

四川總督鄂輝奏報通省收成九分詩以誌慰

蜀中歲歲逢綏屢茲復收成報九分

鄂輝奏川省六月以來閒日甘霖疊

沛秋禾倍覺茂茲屆收穫之期所有各屬收成分數約計九分有餘者成都重慶順慶敘州夔州雅州嘉定

潼川眉州瀘州資州敘永八府三州一直隸廳九分者保寧龍安寧遠邛州綿州達州忠州西陽三府五州八

分有餘及八分者茂州石砭松潘理番懋功一州四直隸廳通省合計實有九分糧價漸見平減等語金

革金川偃已久西邊西藏輯會聞

戊申七月廓爾喀侵擾後藏邊界一事幸

賴預燭其必有致釁之由令巴忠馳往確查果緣噶布倫索諾木旺扎勒第巴桑噶有抑勒增稅諸弊彼欲納

表藉申屈抑駐藏大臣慶林等又不為代奏以致釀成

事端當即敕將噶布倫及第巴等分別治罪並將慶林

等降革廊爾喀遂卽悔罪投誠前年冬遣使糾貢民生至京彼服予之公明而地方亦獲享寧靜之福矣

休養誠厚幸市價減平實致欣富矣教之切時政行如

弗當去聲恐滋紛既富而教豈非爲政之要所慮行之未當小民未蒙化導之益而先授滋擾之

煩如柳宗元種樹說所云非以愛之適以害之矣此意向屢詠及之

賊遁

早慮賊當遁屢停續調師前據保泰等奏賊匪於九月初一夜間將附近唐古特所

儲糧石概行燒燬予早卽料賊匪必將逃竄况彼果覲覲前藏則扎什倫布相去不過數日八月廿一日彼至

後藏距保泰發摺之期已及兩旬何以尙在後藏株守此其無能之態已可概見但調兵大舉亦須在明春現

在已交冬令官兵到彼雪深路險豈能深入窮追而糧餉爲軍行至要藏中現又採辦不易若令所謂兵丁及

跟役萬餘人齊至藏坐食殊覺可惜是以屢次飭諭鄂
輝成德等祇可令先到之兵駐彼其餘所調之兵及鄂
輝等已調而距藏尚遠者竟可暫緩赴藏以節糜費待
至明春先期調派亦不難於集事茲據保泰奏賊匪搶
掠廟中器具及鑲嵌之物已於九月兵威遵養暫路險
初七日逃竄果不出予意料之中也
待通期此事初起意謂如果賊匪祇因索欠啟釁尚可責令清還債項不值勞師遠涉今竟敢肆行侵
擾若因其遠遁遂爾將就完事竟不進兵聲討安保一
二年後賊人不復來侵擾則是我師勞而賊兵逸轉爲
其所使矣惟是道路險遠此時旣不能深入而將來大
兵進剿需用糧餉亦當豫爲籌備現令孫士毅等悉心
核辦至明春雪化之後軍食充足兵力壯盛卽可分路
前進痛加蹂躪剿戮使之震懾國威庶不敢復萌詭計
侵犯邊
界耳
掣肘原無涉埋根更有時罪他棄藏說保泰於廓爾喀
侵擾之後一籌莫展其先方勸達賴喇嘛移住太寧幸
而達賴喇嘛尚有見識不肯遷移茲又奏賊匪雖去而

藏中之人概不可信。仍欲將班禪額爾德呢及達賴喇嘛遷移內地。殊覺出人意料。表賊匪不敢竟至前藏。其無能畏惠情形已畢露。及賊人已遁。轉欲遷避。是慮賊人復來。竟將藏地甘心棄置。不知是何肺腑。稍有入心者。斷不出此。前後藏地爲班禪額爾德呢達賴喇嘛駐錫之地。康熙雍正年間。兩次用兵。俾得安輯。寧居。予自臨御以來。振興黃教。以綏撫蒙古羣藩。豈可棄之如遺。且國家當全盛之時。帑藏充盈。兵威疆盛。予數十年來。武功屢舉。自平定準夷。回部。金川。以及緬甸。安南等處。無不歸我版圖。今將屆歸政之時。一旦遇此小醜。轉將先世綏撫之地。置之不顧。則予之前功。不盡棄耶。保泰此奏。竟屬喪心顛倒。罪無可逭。不可不嚴加懲治。已令鄂輝至彼。將伊永遠枷示。藏在我豈應爲地。以爲不盡心國事者之戒。

悉故

去歲秋之季。忽接驛章。遞廓爾喀復侵藏。

按藏地有前喀復侵藏。後中三處卡。

木爲前藏卽打箭爐外察木多也察木卽漢語之靈秀
多卽山石其地山勢峻拔爲帕克巴拉呼圖克圖所居
之地衛者爲漢語之中卽布達拉大昭達賴喇嘛所居
也是爲中藏藏者爲漢語之淨又爲善卽扎什倫布廟
乃班禪額爾德尼之所居是爲後藏廓爾喀部落又在
後藏邊界之外其巢穴名陽布先是後藏邊外有巴勒
布三部嗣爲廓爾喀兼并遂與後藏之聶拉木濟隴宗
喀等處接界戊申歲廓爾喀侵此三處唐古特兵不能
抵禦因念我朝振興黃教自應爲彼護衛卽命鄂輝成
德巴忠馳往辦理及大兵至彼並未接戰旋據巴忠等
奏稱廓爾喀畏罪歸降了事不意上年八月木蘭圍中
接駐藏大臣保泰雅滿奏廓爾喀復來侵擾竝有索
債之言予方以爲或係彼與藏中有交索債倡浮議豈
易債負之事未嘗卽立意發兵問罪也

知巴忠者其夕投河斃

彼時巴忠一聞此信卽請將伊革職馳往辦理予因未悉其詳

未允所請乃巴忠旋於是夜投河自盡聞之卽生疑駭

彼實於前年差往理斯事

往歲元爾喀

之

成德率兵前往

忠素曉唐古特語令往會同籌辦並非因其材具出衆

特加簡用且三人同任此事而三人功過均何致歸其

彼獨畏罪輕生其中必有別故

自疑之勤訪詢漸乃知詳悉

叶

番邊被賊占

去聲

私贖求

還地贖價復欠之而更無防備所以賊藉詞誘擒施奸

計

前次噶布倫丹津班珠爾同巴忠私向廓爾喀設計誑誘丹津班

珠爾至聶拉木假言會議讓減所許之銀丹津班珠爾

墮其奸計於上年七月內在春隊地方被其擄去羈畱

挾以爲質藏番性恒怯見賊卽逃避賊因犯後藏猖獗弗可

制前冬彼三人同事見乃異成德曾與爭欲示兵威厲
巴忠通番語講和乃作僞遂誘廓爾喀降來京已受賜

賊匪此次起事緣由保泰等並不查明據實具奏朕令
軍機大臣詢問在京達賴喇嘛之弟羅卜藏根敦札克
巴復諭令鄂輝查奏始查出上次巴忠與噶布倫丹津
班珠爾向廓爾喀頭人私相定議每歲許給元寶三百
箇令其退還搶佔之地巴忠到京復命時又面求請封
廓爾喀爲王爵彼時朕以廓爾喀旣遣使投誠允其所
請因封拉特納巴都爾爲王爵并封其叔巴都爾薩野
爲公爵不料皆係巴忠種種謬妄實爲此案罪首巴忠
以伊係御前行走特蒙派往遂爾諸事擅專鄂輝成德
不解唐古特言語爲其所愚隨同附和令藏人許銀贖
地所調多兵並未與賊接仗虛糜糧餉至一百餘萬之
多維時成德尙欲進兵勦殺而巴忠力主和議置之不
顧在巴忠之意祇圖目前完事設或數年後賊匪復滋
事端竟可藉詞誘卸初不料甫隔一年卽來侵犯竟敢
擾至扎什倫布竝將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擄去占據
邊界巴忠自知事必敗露難免刑誅此其畏罪自盡之
由也惟是唐古特兵丁素性怯懦遇賊先退賊遂益肆
猖獗若不焦兵致討掃蕩賊巢此時賊匪或仍逃避

我兵既撤一二年內不能保其不賊歸甫踰歲即仍侵
再來侵擾未為一勞永逸之計也

犯肆無已應發師采入問其罪用人慚錯誤

此事巴忠謬誤殊出

意料之外然用人失

念軍受勞瘁棄藏斲弗宜

衛藏為歷輩達

當朕深引以為愧
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錫之所康熙雍正年間兩次
用兵俾得安輯予臨御後復加振興豈因小醜頻年侵
擾即可棄之不顧且此時不痛加懲勅安知賊匪占據
後藏之後不浸尋以次蠶食前藏國家帑藏充盈兵威
強盛數十年來屢藏大功亦二泰過當治
保泰一聞賊何所顧忌而甘於棄置耶
即將班禪額爾德尼移至前藏及賊匪搶掠扎什倫布
並不帶兵剿殺復奏請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移
駐泰寧西寧等處是竟欲委藏地於賊錯謬已極本應
即將伊正法因念伊係拉什之孫其父那木扎爾又係
陣亡姑從寬典節次降旨將伊重責并於該處永遠枷
號以示嚴懲雅滿泰同係駐藏大臣於藏內事務既不

隨時具奏而保泰此奏又與聯一切緩急幾宵旰等量
銜厥罪惟均因一併枷責示儆
細福康安等謀畧素著自堪倚任然緩急機宜予亦未
嘗不宵旰籌謀倍加詳愼因節次諭令福康安如兵
力未齊不妨稍爲停待姑用檄諭誘令乞降以牽綴賊
匪使其懈不設備統俟海蘭察等及索倫屯練兵丁全
數到齊出其不意統領大兵奮勇前進將逗畱邊界賊
匪一鼓殲擒卽乘兵威勝勢直搗巢穴更可一舉集事
也此等機宜均須詳細指示新年節事轉覺紛擾但各
蒙古及各國使臣齊集京師年例筵宴典不可闕若因
此停減轉改各外藩之疑况此邊外之邊葦爾微區予
節次告蒞武功經練已久亦不值因此小醜跳梁遂至
減膳徹
樂也
曲直

天

垂鑒非我貪彼利

賊匪反復無常旣已膺受封號復敢

靖邊圉保護黃教且朕竝未有利其土地人民大小功
之意此番用兵曲直昭然自蒙
具鑒也